

儒夫.....	443
.....	453
.....	461
.....	491
.....	530
.....	538
初雪.....	551
头发.....	560
幸福.....	568
保护人.....	575
决斗.....	581
晚会.....	587
复仇者.....	598
等待.....	604
招认.....	610
族间仇杀.....	617
高高.....	622
在一个死者身边.....	627
温室.....	632



I247.5

J822-7

归 来

大海掀起阵阵短促的浪涛拍打着海岸，单调而平板，蓝天一望无际，疾风劲吹，一朵朵细小的白云像鸟儿飞过似地从天空掠过。山弯儿向海边渐渐下倾，坐落在山沟中的小村沐浴在阳光里，暖洋洋一片。

马丁一莱韦克家正好坐落在村口，孤零零地立在大路边上。这是一幢渔家小屋，墙是黏土垒的，屋顶铺了一层茅草，上面长了一簇簇蓝蝴蝶花儿，活像插在上面的翎毛。屋门前是一块手帕般大小的园地，四四方方，地里长着葱头，几棵卷心菜，香芹和雪维菜，园地边上有道篱笆把路圈在外边。

男人出海打鱼去了，女人在屋子前面补鱼网。这是一张棕色大网，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挂在墙上。园地口上一个14岁的小姑娘坐在一把草垫子的椅子上，人往后靠着，正在缝补穷人穿的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破衣服。还有一个女孩，比那姑娘小一岁，抱着一个男孩一摇一晃地哄着，男孩还小，没有什么动作，也不会说话。两个两三岁的男孩面对面坐在泥地上，用他们还不灵巧的小手抓地上的土，抓满一把就互相朝脸上扔过去。

没有人说话，只是那小男孩虽然正哄他睡觉，还在不停地啼哭，声音又尖又弱。一只猫趴在窗台上睡懒觉，墙边盛开的丁香一片粉白，好像给墙脚围上了一圈漂亮的垫圈，上面一群苍蝇嗡

喻地飞来飞去。

在园地上补衣服的那姑娘突然喊了一声：

“妈！”

妈妈问：

“什么事？”

“他又来了。”

母女俩从早晨开始就心神不安，因为有个男人总在屋子边上转来转去。这人已经上了岁数，一副穷苦人的模样。她们送父亲上船的时候就看见他了，当时他坐在沟边，脸冲着她们家的门。后来她们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还在那儿，两眼直直地望着她们家屋子。

他好像有病，模样非常可怜。一人呆在那儿，一个多钟头一动不动，后来看到人家把他当成坏人，他才站起身，拖着腿慢慢走开。

可是没有过多久母女俩又看到他迈着疲惫的步子缓缓走了过来，他又坐了下来，不过这一次坐得稍微远一点，像是在偷偷看她们。

母女几个都害怕了，特别是母亲最担心，因为她生性胆子小，而他男人莱韦克出海到天黑的时候才能回家。

她丈夫名叫莱韦克，她自己的名字叫马丁，人家管他们一家叫马丁—莱韦克，原因是这样的，她原先的丈夫是个水手，名叫马丁，每年夏天都去纽芬兰岛捕鳕鱼。

结婚两年后，她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丈夫所在的迪耶普^①三桅大船《姊妹》号失踪的时候，她怀第二个孩子已经6个月了。

这条船后来一直音信全无，船上的水手没有一个回来的，大家都认为这船连人带货都沉没了。

^① 迪耶普：法国西北部濒临拉芒什海峡（即英吉利海峡）的港口。

女马丁等了她男人10年，含辛茹苦把两个孩子拉扯长大。她人长得壮，心又好，当地一个叫莱韦克的渔民是个鳏夫，有一个男孩，他向女马丁求婚，女马丁于是改嫁给他，3年中间又生了2个男孩。

他们勤勤恳恳，日子勉强过得去。面包很贵，家里几乎没有见过肉，冬天刮大风的那几个月他们有时候只得赊账买面包吃。几个小家伙倒长得很结实，大家都说：

“马丁—莱韦克两口子都是本分人，女马丁能吃苦，莱韦克捕鱼没有人比得过他。”

坐在篱笆旁边的那个女孩又喊了起来：

“他像认得我们，兴许是从埃普雷维尔或者奥泽波斯克来的什么穷人。”

不过做母亲的不会看错人。不，不，他不是本地人，绝对不是！

他像扎在那儿的木桩一动不动，一双眼睛紧紧盯着马丁—莱韦克家的屋子，女马丁终于火了，恐惧反使她强悍起来，她抄起一把铲子出来站到门口。

“您干吗站这儿？”她冲着那流浪汉喊道。

他哑着嗓子回答说：

“我乘凉，碍您什么事？”

她接着说：

“您在我家门口简直有点鬼鬼祟祟，想干什么？”

那人回答说：

“我又没有跟谁过不去，路上坐坐都不许吗？”

她无话可答，只得回到屋里。

这一天过得很慢，临近中午的时候那人走开不见了，可是5点钟光景他又转回来，晚上就再没有见到他。

天黑的时候莱韦克回来，家里把这事对他说了一遍，他听完

后说：这姓于那个西班苦蛋羊合，平 01 人民册了卷丁吕文

“这人爱刺探别人家的事，要不就是个爱捣鬼的家伙。”
他又心中很消停上床睡了，可他妻子总想着这来回转悠的人，
他朝她看的眼神真是怪里怪气。

天亮的时候刮起了大风，男人本想出海，看到风大走不成，
于是帮妻子一起补鱼网。

9点钟样子，大女儿小马丁买面包跑着回来，神色慌张，嘴
里直嚷嚷：

“妈，他又来了。”

母亲顿时急了，脸刷地变白，对她男人说：

“你去对他说说，莱韦克，叫他别这么偷看我们，这闹得我
心里直发慌。”

莱韦克是个身材高大的水手，红褐色的脸膛长着密密匝匝的
红胡子，蓝眼睛中透出乌黑发亮的眸子，脖子粗壮，为了挡海上
的风雨，总围了一条羊毛巾，只见他神色从容，朝那游荡的人走
去。

母亲和几个孩子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远远望着他们。

突然那陌生人站起身，跟着莱韦克一起朝屋子走来。

女马丁一下慌了神，直朝后退。她男人对她说：

“给他拿点面包，倒杯苹果酒，他打前天就没有吃东西了。”

他们两人都进了屋，女人和孩子们也都跟着进去。游荡的人
坐下，在一双双眼睛的注视下低头吃起来。

母亲站在一旁盯着看那人，两个叫小马丁的姑娘背靠着门，
其中一个抱着最小的男孩，两人都馋得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人。两
个男孩坐在壁炉的灰坑里，刚才还在拿黑锅玩，这时停了下来，
似乎也打量起这陌生人来。

莱韦克拉一把椅子坐下，问陌生人：

“这么说，您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

“我从塞特^①过来。”

“就这么走来的？”

“没错，走着来的，身上没有钱，就得用脚走。”

“您去哪儿？”

“我就来这儿。”

“您在这儿有认识的人吗？”

“也许吧。”

他们都不再说什么。他虽然很饿，但吃得慢吞吞的，吃一口面包就喝一口苹果酒。他脸色憔悴，布满皱纹，整个脸都是瘦骨嶙峋，像是吃了不少苦头。

莱韦克突然问他：

“您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抬头，只是回答说：

“我叫马丁。”

母亲莫名其妙地颤抖了一下。她跨了一步，像是要走近些好好看看这流浪汉，站到他面前她双臂垂下，张大着嘴，不禁呆住了。谁也没有再说什么，莱韦克最后又问了一句：

“您是这儿人？”

他回答说：

“我是这儿人。”

这时他终于抬起头，女人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顷刻两人的目光仿佛交织到一块儿凝住不动了。

她立刻开口说话，声音都变了，不但说得低，而且直发抖：

“是你，家主公？”

他慢条斯理地说：

“没错，是我。”

① 塞特：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港口。

他呆着不动，只是一个劲儿地嚼他的面包。

莱韦克大吃一惊，都已激动不起来，只是结结巴巴地说：

“是你，马丁？”

那一个脱口而出：

“对，是我。”

第二个丈夫问：

“那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第一个丈夫讲了起来：

“从非洲海岸来，我们的船触礁沉没，只有皮卡尔、瓦蒂内尔和我3个人得救。后来我们又被野人捉住，扣了我们12年，皮卡尔和瓦蒂内尔都死了。一个英国游客路过那儿把我救了出来，又送我到塞特，我就回来了。”

女马丁拿围裙捂着脸哭了起来。

莱韦克说道：

“现在怎么办？”

马丁问：

“她男人是你？”

莱韦克回答说：

“对，是我。”

他们相对看了看，谁也没有说话。

这时马丁看了一眼在他身旁围了一圈的孩子，朝两个女孩点头示意说：

“她们俩是我的吧？”

莱韦克说：

“她们俩是你的。”

他没有站起来，也不去拥抱她们，只是说：

“上帝呀，她们都长得那么大了！”

莱韦克又说了一句：

“现在怎么办？”尖声叫，来拉人主既昏对民个孤的个量。

马丁心乱如麻，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下了狠心说：

“我吗，照你的意思办吧。我不想为难你，反正麻烦的是房子。我有两个孩子，你有三个，各人的孩子归各人。孩子妈归你，还是归我？你怎么定我都答应。不过这房子该归我，这是我父亲留下的，而且我就是在这房子里出生，有关房子的文书都在公证人那儿。”

大女儿马丁只知道哭，蓝色围裙捂着嘴发出一阵阵抽噎。两个大女孩靠在一起，忐忑不安地望着她们的父亲。

他吃完了，也问了起来：

“怎么办？”

莱韦克想出了一个主意：

“得去找神甫，他会定夺的。”

马丁站起身朝他妻子走去，她一头扑到他怀里呜咽了起来：

“我的男人呀，你终于回来了！马丁，我可怜的马丁，你回来了。”

她紧紧搂住他，脑海中喻地一下掠过昔日情景，往事万端顿时浮现了出来，想起了她 20 岁时的岁月和最初的那些拥抱。

马丁自己也是百感交集，吻她帽子。壁炉前的两个男孩听到母亲哭泣，一起扯着嗓门喊，马丁家第二个女儿正抱着的那个最小的孩子哇地哭了起来，声音尖溜溜的活像笛子吹走了调。

莱韦克站在一旁等着。

“走吧，”他说，“先得把事情办妥。”

马丁松手放开他妻子，两眼直望着他的两个女儿，当妈的对她们说：

“总该吻吻你们爹吧。”

她们两人一起走了过来，干瞪着眼，神色慌张又有点发憊。他一前一后在她们脸上轻轻吻了一下，像乡下人那样声音弄得很

响。最小的那个男孩看到生人过来，顿时尖叫了起来，简直像是要惊厥似地。

接着两个男人一起走了出去。

他们走到和气咖啡馆前面的时候，莱韦克问：“喝一杯总可以吧？”

“我也是这个意思。”马丁说。

他们一起走了进去，店里还没有来客人，他们先坐了下来。

“呃，希科，来两杯费尔酒，要好的。马丁回来了，我妻子原先的男人，你是知道的，那条失踪了的《姊妹》号上的马丁。”

老板一手拿着3只玻璃杯子，一手拿着长颈大肚玻璃酒瓶走过来，这是个大腹便便，脸色红润，浑身堆满了肉的胖家伙，他神色从容地问：

“噢！你回来了，马丁？”

马丁回答说：

“我回来了！”

护林人

晚饭吃完以后，大家就讲打猎的种种奇遇和意外。

博尼法斯先生是我们都认识的一位老朋友，他酷爱打猎，喜好喝酒，人长得敦实健壮，性格爽朗，风趣幽默，而且通情达理，既能反唇相讥，又不咄咄逼人，说起话来总是那么逗，让人笑破肚皮，但他从来不讲悲伤熬心的事，这时他突然说道：

“打猎的故事，我倒知道一个，不过确切地说，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打猎悲剧，同各位所知道的故事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我不讲这事，怕没有人爱听。

“这故事可不开心，诸位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我的意思说，这故事不具有那种让人百感丛生，赞叹不已，或者让人痛快淋漓的雅兴。

“好吧，我现在开始讲。

“那一年我大约 35 岁的样子，我像疯了似地总在打猎。

“当时我在朱米埃热附近有一块地产，地方非常偏僻，四周全是森林，是追捕兔子的好地方。一年内我都要去那儿独自呆上四五天，那里住的地方有限，我不可能带朋友一起去。

“我安排一个人留那儿看守林子，这是个退役宪兵，为人正直，火暴脾气，执行命令一丝不苟，对那些偷猎的人心狠手辣，而且无所畏惧。他远离村庄，一个人在那儿住一幢小屋，更确切

地说住一幢简陋的小破屋。小屋楼下一共两间屋子，一间作厨房，一间放吃的东西。楼上两间当卧室用，其中一间只能算小格子，大小只够放下一张床，一只柜子和一把椅子，这是留给我专用的。

“护林人卡瓦利耶老爹住另外一间，我的意思是说，就他自己住这屋子，刚才这话没有说清楚。他还带一个侄子在身边，是个15岁的小泼皮，替他到3公里外的村子去买食物等生活必须的东西，也帮老人做点日常生活中的杂事。

“这小泼皮是个瘦高条，有点驼背，头发又黄又细，简直像褪毛母鸡身上的小绒毛，而且这头发稀得有点像秃顶。另外他长了一双大脚，两只手也大，就像巨人的手。

“他有点斜视，从来不正眼看人。说他是人，我看他更像是野兽中那些发出恶臭的狐、獾之类的东西。这小痞子简直就是一只黄鼠狼，要不就是狐狸。

“上楼上两间房间的楼梯顶上有一小块空当，他就在这空当里睡。

“但是有那么几天我在这小楼住——我把这小破屋叫小楼，马里于斯这小泼皮就把他睡的地方让给埃科舍维尔来的老妇人住，老妇人叫塞莱斯特，过来专门给我做饭，因为光吃卡瓦利耶那些炖土豆是远远不够的。

“想必各位对这几个人物以及环境已经清楚了，现在来说我这段奇遇。

“事情发生在1854年10月15日——这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永远忘不了。

“我一路骑马从鲁昂出发，后面跟着我那条狗，它叫博克，是普瓦图种大猎犬，长得前胸宽大，鼻子很灵，在荆棘丛里寻找野兽的时候一点不比蓬托德梅尔种的猎犬差。

“我把旅行包放在身后的马背上，猎枪斜挎在肩上自己背着。

这一天天气很冷，寒风紧吹，凄凉悲怆，天上乌云密布。

“从康特勒山坡往上爬的时候，我眺望塞纳河河谷，大河逶迤曲折流向遥远的天际。左边的鲁昂城中钟楼林立，高插云霄，朝右边放眼望去，只见幽幽山坡，一片林海。接着我策马钻进鲁马尔森林，时而慢步，时而疾驰，临近傍晚5点钟的时候赶到小楼，卡瓦利耶老爹和塞莱斯特正等着我。

“10年来我是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总是这样来到这儿，迎接我的总是那么几个人，招呼我的也总是那么几句话。

“‘您好，我家先生，身体还好吧？’

“卡瓦利耶没有怎么变，时光冉冉，他却像一棵老树总是那模样。可是塞莱斯特见老，特别这4年来变得都认不出来了。

“她几乎完全佝偻了，虽然还很有精神，但走起路来整个上身都往前倾，同下面两条腿几乎都成了直角。

“老妇人忠心耿耿，一见到我总是非常激动，见到我以及送我走的时候，她都会说上这么一句：

“‘可得想着，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家先生。’

“同我告别的时候，这位年迈的女佣人总是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她看到自己死就是眼前的事了，想躲也躲不过去，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每年见到她这模样我心里总不是滋味。

“我从马背上跳下，同卡瓦利耶握手，他接着把马牵到当马厩用的一间小屋，这时我在前面，塞莱斯特在后面跟着，我们一前一后进进了也当餐厅用的厨房。

“不一会儿护林人也进了厨房，我一眼看见他脸上神色跟往常不一样，好像有什么心事，一副心神不定、忐忑不安的样子。

“我朝他说：

“‘呃，卡瓦利耶，一切都称心吧？’

“他支支吾吾地说：

“‘也称心，也不称心，有些事可让我糟心了。’

“我于是问他：

“‘什么事，老伙计？说给我听听。’”

“他却摇了摇头：
“‘不，还不到时候，先生，我可不想您一来我就拿我这些精心事烦您。’”

“我一定要他说，可他无论如何不肯在我用晚饭前把事情告诉我，不过，从他那脸相我已经看出事情很严重。”

“一时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我只得说：

“‘猎物怎么样？能找到吗？’”

“‘噢！猎物吗，有，有的是，有的是！您要多少有多少。谢天谢地，我眼力还好。’”

“他说这话的时候，面孔铁板着，而且愁眉不展，显得很滑稽，上嘴唇上的花白小胡子似乎都要从嘴唇上掉下来。”

“突然，我发现还没有见着他的侄子。”

“‘马里于斯呢？他在什么地方？怎么不过来？’”

“护林人像是愣了一下，瞪着两眼怔怔地望着我。”

“‘呃，先生，索性马上把话对您说了吧，没错，我想索性讲了的好，我觉得窝心的事同他有关。’”

“‘啊！啊！是这么回事，他人呢？’”

“‘在马厩呆着，先生，我正等什么時候让他过来才好。’”

“‘他干什么事了？’”

“‘事情是这样的，先生……’”

“护林人却又迟疑起来，说话的声音都在发颤变了声调，脸也突然塌了下来，只见全是深深的皱纹，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

“他接着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

“‘是这么回事。冬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人在罗塞莱那边的林子偷摘东西，可是我没有能把人抓住。于是，我就在那儿守着，先生，守了一夜又一夜，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就在这时，埃科

舍维尔那边的林子也有人偷摘起来，把我急得人都瘦了一圈，可要逮住这偷摘的人，门也没有！真可以说这无赖似乎事先知道我的行踪，也知道我心里怎么盘算。

“可是有一天我给马里于斯刷裤子，是他过节穿的那条裤子，我发现裤兜里有40苏的钱，这孩子哪儿来的钱呢？”

“我琢磨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来我看见他总往外面走，我一回来休息他就往外面走，真的，先生。”

“这样我就盯上他了，不过压根儿没有往这事上想，噢！真的，压根儿没有想。一天早晨，我当他面上床睡了，接着我又马上起来，在后面跟着他走。在后面跟踪，谁也比不上我，先生。”

“这样我就把他逮住了，是的，在您地里偷摘的就是马里于斯，先生，就是他，我的侄子，我做叔叔的，却在给您看林子！”

“我顿时怒不可遏，狠命揍了他一顿，差一点把他打死。啊！没错，我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狠极了！我还对他说，等您来这儿的时候，他还得当您面挨我一顿揍，长长记性。”

“事情就是这样，我愁得人都瘦了。您也知道人生气的时候会怎么样。可您说说，这事轮到您身上该怎么办？他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亲人就我一个。我最后还是把他留了下来，我不能撵他走，是不是？”

“不过，我对他讲清楚了，他要是再偷，那就完了，真的完了，不会再饶他。事情就这样，我做得对不对，先生？”

“我朝他伸出手说道：

“您做得很对，卡瓦利耶，您是个大好人。”

“他站起身说：

“谢谢，先生。现在我去叫他来，得训训他，让他长个记性。”

“我知道这老人想干什么事，别人是劝不住的，于是我由他按自己心思办。”

“他去找那小泼皮，揪着耳朵把他拉了过来。

“我坐在一张干草垫子的椅子上，像法官似的板着脸。

“我觉得马里于斯比去年长高了，也越发难看，一副奸诈阴险的坏样。

“他那双手大得出奇。

“他叔叔把他一下推到我面前，用他军人的腔调说：

“‘给主人赔个不是。’

“男孩一声不吭。

“这退伍宪兵于是一把抓住男孩，把他举了起来，接着狠命揍他屁股，我只得站起来制止。

“这时孩子大声喊了起来：

“‘饶命呀！饶命呀！饶命呀！我一定……’

“卡瓦利耶把他扔在地上，按住肩膀逼他跪下：

“‘快赔不是。’他说道。

“小泼皮垂着双眼，喃喃说：

“‘我错了。’

“他叔叔把他提起来，啪地抽了一个巴掌叫他走，抽得他又一次跌跌撞撞。

“他走了，整个晚上我都没有再见到他。

“可是卡瓦利耶好像心神不定。

“‘这可是个坏种。’他说道。

“吃晚饭的时候，他不停地说：

“‘噢！这事太让我伤心了，先生，您都不知道我怎么伤心呢。’

“我想劝他，但怎么说都没有用。

“我早早上床睡了，因为第二天天一亮就得起来打猎。

“我吹灭蜡烛的时候，我那条狗已经趴在我床前的地板上睡着了。

“半夜我突然被博克的狂叫声吵醒，睁眼一看房间里全是烟，我赶紧起床点燃蜡烛，冲过去把门打开。滚滚大火扑地一下蹿了进来，小屋着火了。

“我马上把厚厚的橡木门关上，穿好裤子，把床单卷成绳子绑住我那条狗，从窗子把它吊下去，接着把我的衣服、装猎物用的袋子以及猎枪吊下去，然后我自己顺着这绳子爬下去。

“我使出全身力气大声喊：

“‘卡瓦利耶！卡瓦利耶！卡瓦利耶！’

“可是护林人就是没有醒过来，像他这样的老兵睡觉都很死。

“可是，我从楼下的窗子看出下面屋子已是一片熊熊烈火，我发现有人早已在屋子里塞满了干草，存心让火烧旺。

“这么说是有人纵火了！”

“我拼命喊了起来：

“‘卡瓦利耶！’

“这时我忽然想到浓烟把他熏得窒息了。我急中生智，往猎枪塞进两颗子弹，冲着卡瓦利耶的窗子开了一枪。

“那房间的6块玻璃顷刻震得碎片四下飞溅，这一次老头听见声音了，他的身影冒出来了，只见他神色慌张，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一看到自己睡觉的屋子前一片熊熊火光，他更是惊恐万状。

“我冲着他喊：

“‘您这屋子着火了！快从窗子跳出来，快！’

“火苗从楼下屋子的门窗蹿出来，舔着墙朝他那儿蔓延过去，把他围在里面。他像猫似地往外一跳，两脚着地站住。

“说时迟，那时快，茅草屋顶喀嚓一声从楼梯上面的正中间断开，楼梯成了楼下大火的烟筒，一束通红的巨大火苗忽地升起蹿向天空，像撒开的水柱渐渐扩散，在茅草屋四周下雨一般撒下密密麻麻的火星。